

譚嗣同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中國近代史叢書

中国近代史丛书

譚嗣同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

谭 嗣 同
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编写组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875 字数 53,000

1975年11月第1版 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1171·177 定价: 0.18元

列宁语录

一般说来，改良主义就在于，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，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。

毛主席语录

在从前,在旧中国,讲改革是要犯罪的,
要杀头,要坐班房。

编写说明

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，我们编写这套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，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，以供阅读参考。

这套丛书，包括重大历史事件，如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革命等，以及若干近代历史人物，陆续出书。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。

我们这个编写组，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。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，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，甚至可能存在错误，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。
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编写组

目 录

一、少年时代·····	1
二、漫游和探索·····	8
三、向往变革·····	17
四、向佛教企求出路·····	28
五、《仁学》——“救世”方案·····	35
六、《仁学》——“冲决网罗”·····	45
七、投身湖南维新运动·····	56
八、进京参与新政·····	68
九、为变法而流血·····	76

一、少年时代

一八八三年，一个严寒的冬天。

西北大地上冰雪覆盖。朔风怒号，夹带着雪块、沙石呼啸而来。

路上行人稀少。旷野上有一批少数民族猎手，正在追赶一群野兽，向近旁的山谷赶去。这时，从山谷那边忽然闪出一队人马，他们共有一百多人，队伍杂沓不整。

这队人马在旷野里践冰踏雪，奔走好几天了。他们既不是去出征前线，也不是在执行别的公务，而是到野外的冰雪中来观赏四景，练习骑射。几天来，他们穿山爬岭，踏沙涉水，没有特定的目标，一个劲地往前驰奔。一路上，打野物充饥，吃雪块解渴。晚上则就地架起帐篷，点起篝火，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，或奏琴唱歌，或纵谈古今……。几天以来，这些人就过着这种浪漫的、无拘无束的生活，由于连续奔波，每个人都脸带倦容。

这当中有个年近二十的青年。他中等身材，稍显瘦削，但很神气。他就是清朝甘肃省巩、秦、阶道道台^①谭继洵的儿子

^① 清末地方行政组织，一般分为省、道、府、县(厅)四级，一个道辖若干个府，道的长官叫道台。道台在清朝一般是四品官，可称中上级官员了。巩、秦、阶道辖三个府共十几个县，在今甘肃东南部陇西、天水、武都等一带。



谭嗣同像

谭嗣同。

谭嗣同喜好骑射和游玩。这队人马就是他硬要他父亲从前的仆人、现在的属下刘云田，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带出来的。他们一骑在大风雪中驰骋于峰峦重叠，岩谷深阻，都无人迹之处，连续奔驰了七天，行了一千六百多里。回到住地时，谭嗣同的大腿上擦得血肉模糊，裤裆都被染红了。^①

二十岁以前的谭嗣同，便过着这样浪漫奔放的生活。

不过，这只是谭嗣同少年生活的一个方面。还有另一个方面，就是他在家庭的影响和督促下，攻读各种封建典籍。

谭嗣同字复生，又号壮飞，湖南省浏阳县人。一八六五年三月，出生于北京。他的家是个世代为官的封建地主家庭。他父亲谭继洵

是个对封建礼教循规蹈矩、沿着封建时代所谓“科举正途”的阶梯往上爬的官僚，一八五九年从浏阳到北京参加举人会

^① 《谭嗣同全集》，三联书店一九五四年版（下同），第一七一、四三一页。

试,以后就留在北京做官,并把家属也带到了京城。在谭嗣同出生时,谭继洵已官至户部员外郎,又过了几年,迁任甘肃省巩、秦、阶道道台。上述谭嗣同等人冰天雪地中骑马游玩的事,便发生在谭继洵任甘肃道台期间。

谭嗣同的母亲也是个恪(kè 克)守封建礼法的人,并且用封建礼法严格管教子女,谭嗣同曾经有过“父慈而母严”的感叹。^①

谭嗣同生长在这样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里,从五岁起就苦读四书五经之类儒家典籍。此外,他也钻研历史文物,学习作诗填词,对音乐和文字学也下过功夫。在所有这些旧式学问上,他都有相当深的造诣。同其家庭出身一样,这种严格的封建文化教育,给他的思想以很深的影响。

谭嗣同出生前一年,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,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悲壮地失败了。在镇压人民革命的过程中,清朝反动政府拍卖国家主权,同外国侵略者公开勾结起来,共同对中国人民加紧压迫、榨取,并且用程朱理学等反动的孔孟之道,加紧对劳动人民的毒害和奴役。

靠镇压人民革命起家的洋务派官僚,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,先后在“自强”、“求富”等骗人幌子下,举办了“洋务新政”,历时达三十多年,其结果只是扩大了他们这一小撮洋务官僚的权势和财富,并使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侵略大大加深,中国人民进一步贫困化,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衰弱。

^① 《谭嗣同全集》,第一九九页。

谭嗣同的少年时代，正是在中外反动派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，加强反动统治的情况下度过的。这种情况，加上家庭的影响和封建文化的熏陶，使得他不易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（gù 固）。直到一八八五年前后写《治言》一文时，他的思想还完全禁锢在封建樊笼内，满口赞颂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，极力反对人们讲究变法和御侮，并宣扬中国几千来的历史是越变越坏，今后也将继续坏下去的唯心史观。

但是，谭嗣同的少年时代又是中国社会激烈变化的时代。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，中国自然经济日益迅速地瓦解，大批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流浪，农村到处一片萧条，广大农民啼饥号寒，困苦不堪。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民间秘密反清组织，在不断地扩展着。在表面上的暂时平静底下，激荡着人民革命的潜流。少年时代的谭嗣同，也多少感受到这种社会的矛盾。

几乎与谭嗣同出世同时，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，“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、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”^①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。反映这个新阶级要求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，也随之而起。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，统治阶级内部，会分化出新阶级的代表人物来。封建官僚家庭出身的谭嗣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成了被那个新出现的阶级争取的对象。

谭嗣同少年时拜过的几位老师中，有文的，也有武的。文

^① 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，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横排本（下同），第五九〇页。

的老师以他同县人欧阳中鹄最重要。欧阳中鹄曾在北京当过小官，对明末清初两位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和黄宗羲很敬佩，是一个具有变革要求的知识分子。谭嗣同从十岁起，一直与欧阳中鹄保持师生之谊，受过这位老师不小的影响。

少年时代的谭嗣同，虽然在家庭的影响和督促下，苦攻旧书，但他好动厌静，性喜游玩和运动，那种枯燥无味的死读书生活，满足不了他的生活欲望；他同他父亲也不一样，对于沿着科举考试的道路为自己谋求官职并不积极。所以，谭嗣同除了拜文的老师之外，还拜过武的老师。他的武艺老师便是清末在北方很有点名气的侠客王正谊，即“大刀王五”。谭嗣同向他学得一身好武艺，两人之间一直保持很深的友谊。

谭嗣同出生时，他母亲已生过二女二男。除了他的大姐可能已死之外，谭嗣同出生时已有二个哥哥和一个姐姐。但在一八七六年他十二岁时，他的母亲、二姐和大哥，三个人在五天内先后死于瘟疫。谭嗣同自己也被传染，昏死三天后才苏醒，他父亲为此给他取了“复生”的别号。经过这场凶灾，谭嗣同自己虽然“复生”了，但却忽然间失去了三个亲人。同母所生的五个兄弟姐妹，只留下了他和二十岁的二哥了。以后，谭嗣同在家里受继母歧视。他后来追述说：“吾自少至壮，徧（遍）遭纲伦之厄，涵泳其苦，殆非生人所能任（忍）受”^①。这种遭遇，使他对历代儒家大肆鼓吹、视作天经地义的封建伦理

① 《谭嗣同全集》，第三页。

纲常的残酷性，更有切身的感受。因而，也有助于他比一般封建官僚地主家的少爷，较容易滋长对自己家庭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离心。

谭嗣同还在同地主、富豪家庭的接触中，看到了他们的刻薄寡恩和这个阶级要衰败的一些迹象。后来在他所著的《仁学》一书中曾经记载了自己早年的观察。他说：“尝观于乡矣，千家之聚，必有所谓富室焉，左右比邻以及附近之困顿不自聊者，所仰而以为生也。乃其刻谿琐畜，弥甚于人”；“放债则子巨于母而先取质，举余则阴伺其急而厚取利；扼之持之，使不得出。及其箝络久之，胥一乡皆为所并吞，遂不得不供其奴役，而入租税于一家。”地主富豪这样残酷剥削穷人，谭嗣同认为到头来使得“乡里日益贫，则流而为盗贼，伺衅劫夺焚杀，富室乃随之煨烬。”^①谭嗣同的这些观察虽然很肤浅，但却表明了他对自己家庭所属那个阶级的不满。

广大人民的日益破产和贫困，人民革命潜流的增长；他个人奔放无羁的生活和家庭的不幸遭遇，“大刀王五”等人的影响，加上亲眼目睹到封建地主阶级的苛刻和这个阶级的衰败之势，所有这一切，都使得谭嗣同逐渐产生了对社会现实、对封建纲常的怀疑以至不满，使他憎恶在封建典籍中讨生活、觅（mì 密）出路这条其祖辈们走过来的道路，使他有可能成为本阶级——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。一八八三年当他十九岁时，谭嗣同就曾作诗叙怀说：

^① 《谭嗣同全集》，第三九、四〇页。

“策我马，曳(yè 业)我裳，天风终古吹琅琅！”

何当直上昆仑巅，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茫！”^①
表明了他思想上有着与一般士大夫不尽相同的志趣。

① 《谭嗣同全集》，第四六二页。

二、漫游和探索

谭嗣同想要“旷观天下名山万迭”的志愿，不久后真的实现了。

一八八四年谭嗣同正好二十岁。从这年起，他离开家庭，先是往新疆在巡抚刘锦棠幕府中任职。不久，刘因故离职，谭嗣同便离开新疆，开始了他那十年漫游的生活。

从一八八五年以后的十年中，谭嗣同漫游祖国各地，迹及大江南北、黄河上下，往来于直隶、新疆、甘肃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山东、山西等省，所过之地，合计路程达八万余里，照谭嗣同自己的说法，是“堪绕地球一周”了^①。

这十年漫游，谭嗣同自己说是为“六赴南北省试”^②。梁启超为谭嗣同作传时，讲得稍详细点，说是为了“察视风土，物色豪杰”^③。其实，就“六赴南北省试”言，谭嗣同对于科举考试本不热心，结果也是每次都名落孙山；就其“物色豪杰”言，他这期间结交了贝元征、汪康年、邹代钧等人，这些人大概就

①② 《谭嗣同全集》，第二〇六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五二一页。

是梁启超所说的“豪杰”了，他们以后与谭嗣同过从很密，互相影响。但是，这仍然不是谭嗣同十年漫游的主要收获。

这十年漫游对谭嗣同最主要的影响，是他由此大大开阔了眼界。

在漫游中，谭嗣同看到了祖国各地的壮丽河山：既有“斗星高被众峰吞，莽荡山河剑气昏”的崇山峻岭的雄伟磅礴，也有“百里平原经雨绿，两行高柳束天青”的西北原野的秀丽妩媚，增加了对祖国河山的了解和热爱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他在漫游中有机会比较仔细地看到当时社会的现实。他目睹了各地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，并粗略地与一些民间会党之类的组织有过接触。这些，都使他如吸到了新鲜空气一样地振奋起来，使他的思想为之加速变化。

有一次谭嗣同行进在陕甘道上。那年，黄河下游遭到严重水灾，清朝反动政府不管人民死活，照旧进行搜刮。山东、河南一带的灾民，携儿带女，成群结队地奔向西北逃荒，饥寒疲困，不忍目睹。谭嗣同停下车问灾民们往哪里去？灾民们告诉他：“到有荒地的地方开荒去。”谭嗣同又问道：“是你们自己愿意迁移吗？”灾民回答说：“有什么办法呵？故乡一片汪洋，我们无法生活，还顾得上留恋吗？”谭嗣同联想到西北地区地广人稀，清政府为什么不将沿河一带常常受灾的农民迁往那里去呢？但他马上自己回答说：没有铁路，怎么能将黄河中下游千百万人民迁往广阔的西北呢？他自己也终于感到无法解决这种社会问题。

谭嗣同到处漫游的时候，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都在有增

无已地发展着。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邻邦和边疆地区,以及中法战争等事件的发生,中国的民族危机正在日益严重起来,中国社会在加速向半殖民地的深渊陷下去。这期间,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和传教士广泛深入中国内地,中国自然经济在加速瓦解;失业、破产和流浪的人群在不断增加;中国人民抗捐抗税和反对洋教士等斗争,也在蓬勃兴起。在游历各地中,呈现在谭嗣同面前的便是这样一幅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图景。

耳目所及的社会矛盾景象,与祖国山河的雄伟秀丽,形成了多么不协调的对比!谭嗣同不禁发出了“风景不殊,山河顿异;城郭犹是,人民复非”^①的感叹。他对于清政府的腐败逐渐不满,对于自己十多年来苦心学习的封建传统文化,也逐渐失望,没有为他带来功名富贵且不说,一遇到现实的社会问题更毫无作为。谭嗣同早年爱说“经世”之学,但他所学的那套封建文化根本不能“经世”,这不能不使他很苦闷。

正在谭嗣同对以往所学的封建文化失望之际,他开始了对于王夫之、黄宗羲的研究。

一八八九年谭嗣同上京赴考。在京期间,他向另一位老师刘人熙求教。刘人熙同欧阳中鹄一样,也钦佩王夫之和黄宗羲。从这时起,谭嗣同在欧阳中鹄和刘人熙的影响、指导下,开始钻研王夫之、黄宗羲的著作。

为什么王夫之和黄宗羲会在这时候引起谭嗣同的浓厚兴

^① 《谭嗣同全集》,第二〇六页。